

昨日重现

## 青春的小差

文/李洪峰

军校毕业那年夏天,一次偶然机会,终于跟计算机系那位高挑漂亮的女学员搭上了话。三年来第一次说话,也是最后一次。

我注意这位女学员很久了,刚入校时,我们教室是挨着的。虽不是同一个系,可每天上下课都经过一条马路,能见到她。三年来虽有很多想法,但一直没机会与她说上一句话,哪怕是知道她的名字,哪里人就行。

军校三年,整个人像闹钟上足了发条,根本停不下来开个小差,一切都正步走固定好的道儿。但青春的躁动固定不了,还是悄悄在发芽,在狭小的心房里转圈,就像后来在操场转圈一样,始终没有走出边界。

那是一个周末的晚上,不上自习。南京的夏天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知了“吱吱”的声音到了晚上还在头顶旋转。我独自在教室吹笛子,吹的是当边防战士时学会的《骏马奔驰保边疆》。

笛声清脆、悠扬,传到不远的操场上空回荡,也伴着那位女学员在操场转圈。还有一年她就毕业了,她要好好独自转转这个令人难忘的操场。在这里,她从一个弱小女子变成了飒爽英姿的军校女学员。

教室里的风扇把风都吹成了热浪。我走出教室来到操场走走,透透新鲜空气。

操场上除了那位女学员,没有其他人。在微弱的灯光下,她穿的白色连衣裙,衬托高挑的身材,像一位仙女翩翩下凡来。

“你也转圈啊。”突然一个声音响起。回头一看,是那位女学员在招呼我。

“刚在教室吹了一会儿笛子,热得很,出来透透气。”我答道。

“啊!原来是你吹的哟。”

“嗯。这首歌我当战士时就在吹,百吹不厌。”

“吹得好好哟。”

“是吗?没想到我的笛声吸引了你这个素昧平生的忠实听众。”

女学员忍不住扑哧一笑。

“你还有几天就毕业了吧,真快啊!我是地方生(指高中应届毕业考上军校的学员)还有一年。”女学员自我介绍道。

“你怎么知道我就要毕业了?”我问。

“你忘了?大一时,我俩教室是挨着的,我们是同年上的学,你是部队生(指部队士兵考上军校的学员),三年专科。当年下大雪,我们在教室外打雪仗,你的雪仗打得好,还扔了一个雪球打在了我身上。我喜欢雪,更喜欢被雪球打的那种感觉。”女学员接着又说,“大一结束时,我还知道你去了专升本,好想你当年考上,跟我一样读四年就本科了。”

我一下呆若木鸡似的定在她身旁。

是的,学校有政策,大一结束时可以专升本,但必须过几门考试。我栽在了英语上,高数没通过,政治顺利通过。

“我英语一直不好,没及格,要不然就过了。”我说。

“唉!你早不说,我英语蛮好,可以帮你补呀!”女学员说。

一切都过去了……

严格的军校生活使学员们都无暇顾及周围的人和事,除了学习训练,只是偶尔开下青春的小差。

“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女学员又问。

“哪里来哪里去,部队生就这样。回新疆。”

“你以前在新疆当兵?那里很冷吧?”

“习惯了。新疆很大很美,我喜欢那里。”

我们就这样一直沿着操场跑道边走边一问一答地聊天。也不知道转了多少圈,女学员抬手看了看手表。

“几点?”我问。

“快吹熄灯号了。”她回。

“那我们回去吧。”我说。

“我叫潘H,郑州人,计算机系的,毕业后回老家一个部队。在部队好好干,那里冷,多穿点,注意身体,希望像你吹的《骏马奔驰保边疆》一样去工作,有机会还想听你吹这首歌,保重哟。”女学员告诉了我三年来一直想知道的,说完,向我挥挥手走了。

望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我思绪万千……



都市心情

## 酷暑札记

文/林丛中

时值“三伏”,烈日炎炎,闷热难耐,持续二十多天的晴热高温,正疯狂覆盖着我所生活的南方城市。热浪劈头盖脸地翻腾炙烤着,让大地滚烫,令蝉声哑默,每天犹如蒸桑拿。

备受“烤”验的人们,见证了阳光的威严,皮肤上烙下的是烈日肆意的印记。即使你不动也会“湿身”,倘若动一动或是户外办事,更是汗流浹背。难怪有人戏称道,“酷暑,酷暑,这‘热’字底下也会渗出汗。”一如古诗云:“赤日几时过,清风无处寻。”“万瓦鳞鳞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人们只能困居空调间避暑,寻找清凉的世界。

由此,我想起在《鲁迅日记》中,1929年的夏天似乎特别酷热难耐,从当年6月到8月,屡屡出现鲁迅和朋友出门吃冰消暑的记录。如“6月15日,夜同方仁,广平出街饮冰酪”“7月19日,同雪峰、柔石、真吾、贤桢及广平出街饮冰”“8月2日,归途饮冰”。1934年7月12日,鲁迅在致母亲的信中这样描述上海的酷暑:“说到上海今年之热,真是厉害,晴而无雨,已有半月以上,每日虽房内也总有九十一二至九十五六度(华氏度),半夜以后,亦不过八十七八度,大人睡不着,邻近的小孩,也整夜的叫……大家都在希望下雨,然直至今刻,天上仍无片云也。”

记忆中,我很少遇到过这么炎热的天气。诚然,酷暑天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老小无欺。正如作家池莉写道:“我们经常要在四十摄氏度左右的气温里持续地生活一个月或者两个月。整个城市都处在半昏迷的状态……孩子们不分昼夜地浸泡在游泳池里、东湖里、月湖里、莲花湖里、长江里和汉水里……”虽说池莉讲的是武汉这座城市,但于北方而言同样吻合。难怪余秋雨断定范仲淹撰写《岳阳楼记》时,是在春光明媚中,至少也是心气

舒畅的阴雨天写就的。而在这骄阳张牙舞爪、热汗如雨的日子里,绝无有如此精彩的大手笔。

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清晨醒来仰望,人们发现那早已高高挂起的太阳,似乎比昨日又多了不止一分的光和热。太阳的热情,开始肆无忌惮地泼洒城市乡村。忙于生计的人们,“全副武装”冒着高温酷暑出行,头顶热浪脚踏蒸汽,身体在太阳底下仿佛烧着了一般,泛着耀眼的光,飘着燃烧时才有的眩晕……

人们对酷夏之热不仅有了清晰的概念与体验,也从意识里形成了防范和适应。仿佛在热的世界里,越是热得酣畅淋漓,生活就越发有滋味起来了。这热,是从街道的摩肩接踵风风火火、赶着上班的车流和人群中开始的;这热,是从大街橱窗前、粉墨登场的清凉夏装开始的;这热,是从水果店冷饮店里琳琅满目挂着笑脸、张望行人的各种瓜果及冰淇淋里开始的;这热,更是从一个个闷热的酷暑夜晚灯火通明的大排档里开始的……在闷热的夜晚,城市也自有它独特的景象和魅力,总会有温馨美好的场面悄然而至,到处都氤氲着这个盛夏独有的气息。河岸绿道、广场上一对对散步健身的人们,游泳池人声鼎沸追逐嬉戏的景象,百年古桥上坐着一些怀旧的老人打着扇子纳凉、聊天,一天的热气仿佛就在那一下轻轻晃动的大蒲扇间慢慢散去……

酷暑难当,让人生畏,但这正是大自然的脸色。“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白居易的《消暑》诗道明了“心静自然凉”的真谛。在酷暑炎热之中,我们必须净澈自我,沉下心来,多想想那些冒着酷热依然在忘我工作的人们,便会在比较之中自然感到凉爽许多,在这个夏季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快乐。